



卷二十四

書名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點
 卷 卷二十四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134
 編號 D863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英雄譜六十卷 清老會賢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英雄譜弁言



英雄有漢字曰無也靈心影現百
 不窮不刻死然之印投於者
 下不勃漫成之局面於他人英雄
 有譜也是按圖而索驥也英雄
 三國水滸乎曰石也燕越不
 異代不相借材凡稱丈夫

歲上朝陽集鳳凰
運籌時非遣送配
如龍失水困沈岡
普濟玄女天書受
度向梁山水滸藏
報冤家聚臨晉市
雪恨與兵破祝生
談笑西陲屯介冑
等閑東府刻刀鎗
兩贏董貫掛天陣
一敗高休在水鄉
施功沙寨遠兵遠
服國情深方臘亡

用黃蓋說明先是蓋可貴有此意未知首否關澤欣
關澤欣破妙義
然領諸正是

勇將輕身思報主
謀臣為國有同心
未知關澤所言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行道食天呼保義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四

高名留得万年場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計

宋江听了大喜與軍

第四十七回

師吳用下出迎接見是雷

關澤密獻詐降書

橫便拜曰自別尊顏常瞻

龐統巧授連環計

雲樹之思今日綠何經遇

欺庸人易欺奸雄難黃蓋受杖猶可不死於杖

賤處雷橫答曰小弟蒙知

關澤獻書宜其必死於書而卒能不死而成功

懸差往東昌府公幹回經

者以得說奸雄之法也說奸雄之法與說英雄

略口噴囉囉討買路錢小

之法皆不當用順而當用逆英雄所自負者義

弟提賤名宋兄堅意留佳

耳張遠之說關公妙在責其輕死之非義奸雄

宋江曰天賜得會請到太

所自負者智耳關澤之說曹操妙在笑其料事

塞與眾頭領相見各置酒

之不明所謂用逆而不用順者也若使遠而甘

款待是蓋動問宋全消息

雷橫曰今宋全已聚做本
縣當生節級宋江說雷橫
人夥雷橫自家有老母年
高待母終後却來相投遂
拜辭下山眾頭領相贈金
銀送至路日拜辭而去晁
蓋宋江回到大寨請軍師
定議職事次日會頭領所
合宋江曰孫新頭天嫂天
婦替回童威童猛別用再
令時廷去幫助石秀樂和
去幫助宋貴鄭天壽去幫
助李立東西南北四座酒

言卑說則公之拒愈峻若使澤而伏地陳乞則
澤之死愈速矣

前卷寫甘寧此卷寫關澤而極寫關澤必先極
寫曹操不寫曹操之奸不顯關澤之巧若彼不
知為苦肉計而欺之不難惟彼既知為苦肉計
而欺之之為難也彼不知為詐降書而中之不
足奇惟彼既知為詐降書而我終能中之之為
奇也計雖巧而無行計之人則亦拙計雖庸而
有行計之人則不庸耳

蔡和蔡中之詐降兩人同來者也黃關二人之
詐降妙在一來而未來二蔡之詐降竟以身
來而不必先以書來者也黃蓋之詐降妙在身

店招接好漢入門一丈青

王務虎山後下寨監督馬
四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
守把鴨嘴灘小寨鄧淵鄧
潤守把山前路黃信張
順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
一關杜廷宋方守把第二
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
第三關阮氏三雄把守南
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
李應杜興蔣敬等管錢糧
金烏陶宗旺薛永造梁山
泊城垣侯健監製衣袍鎗

不來而書來二蔡之詐降來而不返者也關澤
之詐降妙在連返又妙在初時不肯復返而次
後乃欲速返一似速返則得返不速返則不得
返者一般是降却有幾樣降法一般是詐却有
幾樣詐法愈出愈幻非復讀者意計之所及
文章之妙有各不相照者二蔡現在而黃蓋之
降書初不煩二蔡為通關澤渡江而二蔡之報
信不即使關澤為奇文章之妙又有各不相照
而暗暗相照者黃蓋但以其謀告關澤而關澤
獻降書之後忽然添出一甘寧關澤未以其謀
告甘寧而甘寧欺二蔡之言有如關會平關澤
寫來真是變幻可喜



甲宋富朱清調進席揚
林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肅
讓金大堅掌管信公文
裴真道官軍政司賞勳罰
罪各頭領分撥已定每日
輪流進席慶賀不提都說
雷橫離了梁山泊回到鄆
城縣回了公文出來只見
李小二叫曰都頭幾時回
來的雷橫曰昨日回來的
李小二曰今日東京新來
到有一婦人叫做曰秀英
在物櫃說唱諸般品調多

禦戰船之法有彼方連而我利其斷者有彼方
斷而我利其連者黃祖之用以大練相連衝之
不能入甘寧以刀斷之而艨艟遂橫此則利其
斷也曹操之舟散而不聚燒之不能盡龐統以
環連之而火攻始使此則利其連也兵法變化
無常孫臏以水龍勝而虞詡又以增龍勝隨機
而應豈可執一論哉
連環計一見於王允再見於龐統前之環虛名
也後之環實事也王允以貂蟬雙鎖董卓二人
如環之交互相連故名連環耳每見近日演連
環記者乃作呂布以玉連環贈與貂蟬此又是
傳奇平空烘點出來豈連環命名之意乎若龐

有人看雷橫听了徑到勾
欄來在青龍頭上第一位
坐了看戲臺上做笑樂院
李老兒上末開場曰老漢
乃東京人氏自玉喬便是
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
歌舞吹彈貫天下伏侍看
官緩声响處自秀英上戲
台曰今日秀英招牌下明
寫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
蕩藉樣範喚做豫章城双
調杆蘇柳說了支唱上了
又說眾人喝采不絕雷橫

統則不然實實以鐵環連鎖船與取名連環
者不同前以貂蟬為環止有一環後以鐵環為
環乃有無數連環前虛後實前少後多各極其
妙

北兵多病而龐統以連環之方治之此藥母乃
太毒平雖然實勇藥者不獨一龐統也黃蓋關
澤皆是也蓋之藥甚苦澤之藥甚甘統之藥甚
辣合苦者甘者辣者共成一劑毒藥然後周郎
煎之以火孔明扇之以風而八十三萬大軍遂
無一人有起色矣

却說關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貧好學嘗借人
書來看看過一遍便不遺忘口才辨給少有膽氣



卷之六十一

看那婦人果然生得色藝

從讀書孫權召為參謀與黃蓋最相善百世中譽述

兼全那秀英正唱到後頭

願不蓋知其能言有膽故欲使歛詐降書澤欣然應

白玉喬唱曰雖無買馬傳

諾曰大丈夫處世不能立功建業不幾與草木同腐

金華要動聰明曉事人我

乎公既指驅報主澤又何惜微生其言大有膽氣可

們且下臺來自秀英拿起

是能讀黃蓋滾下床來拜而謝之黃蓋拜謝澤正與

盤子指曰手到尊前休教

澤曰事不可緩即今便行蓋曰書已修下了極寫黃

空過秀英道罢托過盤子

字又澤領了書只就當夜扮作漁翁以書作釣以身

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

省筆駕小舟望北岸而行是夜寒星滿大間筆

身边摸時不想錢無一文

為魚也三萬大軍得三更時候半夜扁舟早到曹軍小寨巡江軍士擊

便曰今日沒有帶來明日

住連夜報知曹操操曰莫非是好細麼軍士曰只一

再來補秀英笑曰自人生

魚翁自稱是東吳參謀闖澤有機密事來見操便教

當其位先出標首雷橫面

引將八來軍士引關澤至只見帳上燈燭輝煌內操

皮通紅便曰我一時忘懷

帶來非是我捨不得秀英憑凡危坐問曰汝既是東吳參謀來此何幹曰人

曰官人既來所唱急不帶言曹丞相求賢若渴公觀此問甚不相合黃公覆汝

錢來自玉喬叫曰我兒你又錯尋思了也開口便用操曰吾與東吳且夕交兵

自沒眼不看是城裡人村反激語

裡人只官問他討甚麼且汝私行到此如何不問澤曰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

過去自問曉事恩官告個臣今被周瑜於眾將之前無端毒打不勝忿恨因欲

標首雷橫曰我意必不是投降丞相為報讐之計特謀之於我我與公覆情同

曉事的自玉喬曰你時得骨肉經來為獻密書未知丞相肯容納否操曰書在

子弟們在狗頭上生角雷何處關澤取書呈上操拆書就燈下觀看書曰

橫大怒罵曰這狂奴怎敢蓋受孫氏厚恩本不當懷二心妙在先說然以今

辱我便跳上殿臺扯住自日事勢論之用江東六郡之卒當中國百萬之師

王喬打得辱殺落衆人眾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吳將吏無有智勇皆

力解書稿同去原來這自知其不可周瑜小子偏懷淺見自負其能輕欲以



秀英却和新任知縣田在
 東京來往因此來鄆城縣
 開勾欄那娼妓見雷橫打
 得父親傷重運到知縣衙
 內告雷橫毆傷父親大鬧
 勾欄意在欺誦知縣听了
 大怒便令白王喬寫了狀
 子驗了傷痕指定証見志
 當那娼妓守定衙門撒驕
 撒痴立呼差人把雷橫捉
 到官所知縣暫打取招枷
 號示衆秀英又对知縣說
 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

叩敵石兼之擅作威福無罪受刑有功不賞益係
 舊臣無端爲所摧辱心實恨之伏聞丞相識心待
 物虛懷納士益願率衆歸降以圖建功雪恥耀草
 軍仗隨船獻納用計專在泣血拜曰萬勿見疑
 曹操於凡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忽然拍案張
 目大怒曰黃蓋用苦肉計令汝下詐降書就中取事
 却敢來戲侮我耶二人機謀被他明喝道破讀者便
 教左右推出斬之左右將關澤族下急殺澤固不
 改容仰天大笑寫關澤真操教牽回吐曰吾已識破
 奸計汝何故哂笑澤曰吾不笑你吾笑黃公覆不識
 人耳笑黃公覆正是笑你却偏說不笑操操何不識
 人澤曰殺使殺何必多問寫關澤真操操喜喜勃熱

這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
 一般的公人如何肯依秀
 英走出茶坊裡坐下叫禁
 子你和他有首尾放他我
 自少時對知縣告明將你
 問个賣放情由禁子忙曰
 娘子不必去告我自枷他
 去便了只得來对雷橫說
 兄長沒奈何且胡乱枷你
 在婦人門首一日那雷橫
 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
 恁地便爲禁子曰你衆人
 都與我兒子在衙門出入

讀兵書深知奸偽之道汝這條計只好瞞別人如何
 瞞得我奸雄自澤曰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好計操
 曰我說出你那破綻教你死而無怨你既是真心獻
 書投降如何不明約幾時今你有什么理說關澤待曹
 言曹操亦待關澤問而後說頓斷有勢關澤聽罷大笑曰虧汝不惶恐
 敢自誇熟讀兵書還不及早收兵回去倘若交戰必
 被周瑜擒矣無學之輩可惜吾屈死汝手自負有智
 無學純用反激語操曰何謂我無學澤曰汝不識機謀不明
 道理豈非無學妙在不操曰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
 處澤曰汝無待賢之禮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妙在不肯
 說操曰汝若說得有理我自願散服正要逼他說此
 澤曰豈不聞背主作竊不可定期倘今約定日期急

的人誰保得全無事禁乎切下不得手這裡反來接應事必泄漏但可觀便而
 曰老娘我們却也要來情行豈可預期相訂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殺好人真無
 爭奈原告不容婆曰那學之輩也鳥關澤真是能讀書人○方見孔一激孫
 見原告自監號今他這個操問言改容下席而謝曰某見事不明誤犯尊威幸
 賊賤人倚着官勢我且解了索子看他怎的自秀英
 在茶房裡所得走將來罵曰你這老姐說付成那婆
 婆便指罵曰你這干人騎的潑賤怎敢罵我自秀英
 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向那波曰打面掌那婆老却待
 急相被自秀英舉拳亂打暗思此必蔡中蔡和來報黃蓋受刑消息操故喜我
 將書來看其人以密書呈上操觀之顏色頗喜關澤
 某等非為爵祿而來實應天順人耳先罵後諛罵則
 曰若二人能建大功他日受爵必在諸人之上澤曰
 勿掛懷惟聰明人能轉變亦惟聰明人澤曰吾與黃
 公覆傾心投降如嬰兒之望父母豈有詐乎操大喜

這雷橫是個孝心的人見母親吃打一時怒起扯起柳來望自秀英腦蓋上打將下去打得秀英腦漿迸流眼珠突出眾見打死自秀英押雷橫來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并件作來檢明尸傷斷責成招監下放娘回家當定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排些酒食款待雷橫已母來送飯哭告朱仝與他看顧該克失全曰老娘放心今

中一帳外人語一操自願死生再回江東與黃公覆
 約定先通消息過江者以兵接應可見不書澤曰某
 已離江東不可復還必相別遺機密人去妙在不
 操曰若他人去事恐泄漏澤曰三推辭良久
 乃曰若去則不敢久停便當行矣妙在欲連去又
 賜以金帛澤不受辭別出營再駕扁舟回江東來
 見黃蓋細說前事蓋曰非公能辦則蓋徒受苦矣黃
 拾身關澤掉舌然關澤亦唯能捨身故能掉
 舌耳不似今人之不皆捨身但能掉舌也
 今去甘寧寨中探察和蔡中消息先在曹操坐中誠
 得再向甘寧寨裡
 為救黃公覆被周公瑾所辱吾甚不平妙在反言
 笑而不答為甘寧是解人笑者與關澤
 正語問蔡和



後一食不必送來小人管蔡中至澤以目送其車甘寧以笑關澤以目待倘有方便即行救放乃曰周公瑾只自恃其能全不以我等為念我今被一婆上拜謝去了一朱全尋思一辱羞見江左諸人說罷咬牙切齒拍案大叫一沒救他處自央人去知縣一邊說關節知縣雖愛朱全一做樣好一蔡和蔡中見寧澤皆有反意以言挑之曰將一只恨雷橫打死他表子一軍何故煩惱先生有何不平一澤曰吾等腹中之苦一將雷橫賞命解上濟州一汝豈知耶一意不言一蔡和曰莫非欲背吳投曹耶一此詩一罪明令朱全相送來全引一不在關澤失色一甘寧拔劍而起曰吾事已為窺破不一衆人監押當橋上路行一可不殺之以滅口一雜一一個失驚一個作怒各一十數里見个酒客朱全賺一慌曰二公勿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一又來一衆人都到店裡吃酒遂帶一可速言之蔡和曰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二公一雷橫去一靜處開枷放了一若有歸順之心吾當引進一騙他兩個自說一雷橫分付曰賢弟快去家一出來惡甚妙甚一寧曰汝言

中帶老母投梁山泊去安果真乎妙在許二人齊聲曰安敢相欺寧伴喜曰若一身肯備同小弟走了累你一如此是天賜其便也前已馬過關澤此處日二一志當朱全曰知縣把文案一蔡曰黃公覆與將軍被辰之事吾已報知丞相矣一做死了解到州裡定要你一自召止與關澤於曹一換席上所見昭虛一澤曰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一做命我因此放你況我無一今特來與與霸相約同降耳此處方用寧曰大丈夫一父母聖念家私儘可贖贖一既遇明主自當傾心相投前既假投周瑜此又一雷橫拜謝從後門奔回家一目人共飲同論心事二蔡即時寫書密報曹操說甘一裡收拾包裹引老母屋夜一寧與某同為內應關澤身自修書遣人密報曹操一投梁山泊去朱全便引衆一名不一書中具言黃蓋欲來未得其便但看船頭插青一人曰雷橫走了衆人曰我一牙旗而來者即是也為後文亦却說曹操連得二書一們去他家裡捉朱全故意一心中疑惑不定聚眾謀士商議曰江左甘寧被周瑜一遲延半响引衆人來縣出一首走今告曰雷橫走了小一所云願為內應黃蓋受責今關澤來納降俱未可深

所云願為內應黃蓋受責今關澤來納降俱未可深

人情願有罪知縣不愛朱
全有心將就他白子奮要
赴上司處告知縣只得把
所犯情由申詳解濟州去
朱全使人去州裡上下使
用知府便當所審問明白
將朱全打了二十春杖刺
配滄州牢城帶上行枷兩
個防送公人領了公文押
送朱全上路望滄州橫海
郡來滄州知府陞所公人
押朱全呈上公文知府見
了朱全一表非俗先有八

信為曹操誰敢直入周瑜寨中探聽實信是又使
一個得又引蔣幹進曰某前日望往東吳未得成功江
懷慚愧今願捨身再往務得實信回報丞相操大喜
即時令蔣幹上船幹駕小舟徑到江南水寨邊將幹
香渡江只送兩個水軍都督第一便使人傳報周瑜
聽得幹又到大喜曰吾之成功只在此人身上還遲
計魯肅請龐士元來為我如此如此前番送去一封
送去一原來襄陽龐統字士元因避亂寓居江東魯
肅會薦之於周瑜統未及往見瑜先使肅問計於統
曰破曹當用何策統密謂肅曰欲破曹兵須用火攻
伏龍鳳雛所見略同又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
是一篇台堂文字矣但大江面上一船着火餘船
曰散除非敵連環計教他釘作一處然後功可成也

分次喜便令犯人休發下
年城留在本府所用令除
去行枷與了回文兩個公
人自回失全自此只在府
中有候呼喚知周坐堂喚
朱全上屏問曰你緣何放
了雷橫自遭刺配朱全稟
曰小人無故放一時悞
機他走了正問之間屏風
後轉出小衙內年方四歲
是知府親子一見了朱全
走過來就要他抱朱全只
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裡衙

分次喜便令犯人休發下
年城留在本府所用令除
去行枷與了回文兩個公
人自回失全自此只在府
中有候呼喚知周坐堂喚
朱全上屏問曰你緣何放
了雷橫自遭刺配朱全稟
曰小人無故放一時悞
機他走了正問之間屏風
後轉出小衙內年方四歲
是知府親子一見了朱全
走過來就要他抱朱全只
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裡衙

目操作池練兵取名玄獻許知遇者速
深服其論因謂肅曰為我行此計者非龐士元不既
肅曰只怕曹操奸猾如何去得周瑜沉吟未決正尋
思沒個機會忽報蔣幹又來來得技巧蔣
向分付龐統用計一面坐於帳上使人請幹幹見不
來接心中疑慮教把船於僻靜片口纜繫乃八寨見
周瑜作色曰子翼何故欺我太甚前番盡散有盡
曰有變向之妙寫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
得周瑜真是可愛蔣幹笑曰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
將來吐心腹事何言相欺也瑜曰汝妄說吾陰除非
海枯石爛前番吾念舊日交情請你痛飲一醉留你
共榻你却益吾私書不辭而去歸報曹操殺了蔡瑁
張允致使吾事不成正該謝他反去今日無故又來



內將手扯住朱全長聲口
我只要這鬍子抱我去要
不肯放手朱全曰小人
把衙內去府前要一會來
知府依從先全抱小衙內
出府前黃糖果與他吃抱
全府裡來知府問衙內曰
我兒去那里來小衙內曰
這鬍子抱我去街上買糖
和果子與我吃知府賞了
朱全便曰早晚衙內要你
抱時你可抱包去與朱全
曰思相台旨不敢有違自

必不懷好意吾不看舊日之情一刀兩段正要用他反說要殺
他不當本待送你過去爭奈吾一二日閒便要彼曹
賊待留你在軍中又必有泄漏便教左右送子翼往
西山庵中歇息待吾破了曹操那時渡你過江未遲
若不是他渡江曹操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
怎能勾破曹操蔣幹再欲開言周瑜已入帳後去了
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送到西山背後小巷歇息橋
兩個軍人伏侍幹在菴內心中憂悶寢食不安是夜
星露滴禾與門澤渡江時一般景致一獨步出菴後
只聽得讀書之聲信步尋去見山官擘首草屋數椽
內射燈光又寫燈先與後文幹往觀之只見一人桂
劍燈前誦孫吳兵書幹思此必異人也喚請見其
人開門出迎儀表非俗幹問姓名答曰姓龐名統字

此每日來抱小衙內上街
閑要送半自之後便是七
月十五日年例各境點放
河燈當日天晚後堂待婢
叫朱全曰小衙內今夜要
去看河燈夫人分付叫你
抱他去朱全抱小衙內出
府前至地藏寺轉到水陸
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
小衙內扒在欄杆上看了
笑要見見背後有人扯朱
全袖子曰賢弟朱全回頭
看時却是雷橫大驚曰小

士元幹曰莫非鳳雛先生者統自然也
度方絕在二十四卷幹喜曰久聞大名今何僻居此地答曰周瑜
自恃才高不能容物吾故隱居於此龐統
言一是酒裏曹操是醒時公乃何人幹曰吾將
馬周喻一般局商兩樣做法幹也統乃邀入草庵共坐談心幹曰以公之才何往
不利如肯歸曹幹當引進統曰吾亦欲離江東久矣
公既有引進之心即今便當一行如遲則周瑜聞之
必將見害甘寧關澤騙二蔡龐統又騙蔣幹於是與
幹連夜由至江邊看原來船隻飛棹棧江北既
至操寨幹先入見備述前事操聞鳳雛先生來只道
飛來知知親自出帳迎入分賓主坐定問曰周瑜
是火老鴉是火老鴉親自幼時才欺家不用良謀操久聞先生大名今得惠



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裡我顧全不吝教誨曹操見闕澤則前俯而後恭見龐統則前後相恭妙在相類而根反統去討糖來你吃衙內曰快曰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今願一觀軍容聞開操教來宋公轉身問雷橫曰賢弟曰何到此雷橫拜曰自得奇七救了性命和老母上梁山怕投宋公明人夥公明想前日放他之恩今我同吳軍師來相見私畢宋公曰先生別來無恙吳用曰山寨家頭領再三拜意教吳用和雷都頭相訪足下同聚大義到此多日今夜纔得見望仁見

傍山依林前後顧盼出入有門進退曲折雖孫吳再生穰草復出亦不過此矣先以美言諛之以操曰先生勿得過譽尚望指教於是又與同觀水寨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皆有艤艦戰艦列為城郭中藏小船往來有巷起伏有序統笑曰丞相用兵如此名不虛傳又以美言諛之似更無許之可缺因指江南而言曰周郎周郎尅期必亡操大喜回寨請入帳中置酒共飲同說兵機統高談雄辯應答如流操深敬服慙忽相待妙在尚不統待醉曰敢問軍中有良醫否

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

之心宋公曰先生此言休提我曰義為放他上山又為雷橫刺配在此天可憐見一年牛載掙扎還鄉復為良民如何肯做那等之事雷橫曰哥已在此只是為人之下晁宋二公仰望哥已久矣宋公曰你今到來隨我下寨吳用曰既

然後以微言挑之却妙操問何用統曰水軍多疾須用良醫治之方總說明其意却妙時操氣回不服水土俱生嘔吐之疾多有死者操正慮此事忽聞統言

如何不問統曰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但可惜不全開見曹操先敷而後訣龐統見曹操再三請問統曰其有一策使大小水軍並無疾病安隱成功統持來行醫特來用藥但恐疾雖愈而人則死矣操大喜請問妙策統曰大江之中潮生潮落風浪不息北方不慣乘舟受此顛播便生疾病若以大船小船各背配搭或三十為一排或五十為一排首尾用鐵環連鎖上鋪濶板休言人可渡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復何懼哉風浪雖不怕只恐還怕一件東西○士元曹

大驚以是叫苦雷橫曰可操下席而謝曰非先生良謀安能破東吳耶非先生
哥休要煩惱這是我帶來能亮扎軍耶統曰愚淺之見丞相自我之操即時傳令喚
伴當所得哥哥不肯去因軍中鐵匠連夜打造連環大釘鎖住船隻諸軍聞之
此抱去我們一處去請朱俱各喜悅後人有詩曰
全曰兄弟不是要的這小赤壁鏖兵用火攻 運籌決策盡皆同
衙內是知府伯性命分付若非龐統連環計 公瑾安能立大功
在我身上雷橫曰哥七跟龐統又謂操曰其觀江左豪傑多有怨周瑜者某憑
我來朱全只得隨去三個三寸舌為丞相說之使皆來降
離了地藏寺出城外來朱借此為脫身之計既
全便問你伴當是誰苦橫避火 周瑜孤立無援必為丞相所擒瑜既破則劉備
曰叫做黑旋風李逵朱全無所用矣
驚曰莫不是江州殺人李又帶照劉
逵曰吳用曰便是朱全跌一句妙操曰先生果能成大功操請奏
聞天子封為三公之列統曰某非為富貴但欲救萬民耳家相渡江慎勿殺害
操曰吾替又以其美言為之

脚叫苦忙走三十里只見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統拜求榜文以安宗族妙操

李逵前叫曰我在這里朱曰先生家屬居何處統曰只在江邊若得此榜可

全近前問曰小衙內放那保全矣操命寫榜文付統關得滿黃蓋書是送與

里李逵曰被我把些麻藥榜是銷繳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

抹在口裡放在林子內你一面火牌統拜謝曰別後可速進兵休待周郎知覺

自去看宋全乘月捨入林雁統臨別備有許多言語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

中尋時只見小衙內死在澤妙在速行雁統妙在緩行操然之統拜別至江邊

地上宋全大怒奔出林子正欲下船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

只見李逵捉獲斧曰和你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關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

聞二三十合宋全性起趕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

將來李逵回身便走宋全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說得龐統魂魄散
驚人之筆令人疑惑不定正是

莫道東南能制勝 誰云西北獨無人

見月色漸明看見李逵走

入生子裡去傾曰那斯既畢竟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有下落我和他怎肯干休第四十八回

直趕入庄院裡見兩邊都

插着許多軍器朱全暗想

必是個官宦之家高聲叫

曰庄裡有人麼只見裡面

走出一人來是誰正是

累代金枝王葉

先朝鳳子龍孫

丹書鐵券護家門

萬里招賢各振

待客一團和氣

延賓滿面陽春

能交會武蓋晉君一小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

前於關澤賺曹操一段正文之後又有賺二蔡一段旁又以綴之今於雁統獻連環一段正文之後又有救徐庶一段旁文以綴之所重在正文而旁文不重也然以賺二蔡帶寫甘寧不但甘寧一邊不冷落而又使黃蓋一邊加綰染以救徐庶照出馬騰不但徐庶一邊不踈漏而又使馬騰一邊不遺忘有此天然妙事湊成天然妙文固今日作裨官者構思之所不能到也天下有最失意之事必有一最得意之事以為

旋風聰明柴進

朱全見那人手負秀鹿私

施禮曰小人鄆城縣當牢

節級朱全犯罪刺配到此

昨因和知府小衙內看放

河燈被李達殺了衙內在

在賈庄內望提出來送官

柴進曰既是美髯公請坐

某乃小旋風柴進朱全曰

小人久聞大名未得相識

連忙下拜柴進扶入後堂

請坐朱全曰李逵如何入

中躲進柴進曰其平生好

之前焉將寫赤壁之敗則先寫其輪驢千里旌旗蔽空將寫華容之奔則先寫其南望武昌西望夏口蓋志不得意不滿足不局氣不揚則害不甚而禍不速也為吳王者極寫採蓮之樂非為採蓮寫也為甬東寫耳寫霸王者極寫夜宴之樂非為夜宴寫也為烏江寫耳然則曹操之橫槊賦詩其夫差之採蓮項羽之夜宴手曹操當舞樂作歌之時正志得意滿之時也而其歌乃曰憂思難忘又曰何以解憂又曰憂從中來何其宜樂而憂耶蓋樂者憂之所伏檀弓之言曰樂斯陶陶斯詠詠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嘆矣淳于之諷齊王亦曰樂不可極樂極

結江湖好漢爲是祖上有
陳橋讓位之功先朝勅賜
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
的人暗藏在家無人敢搜
近聞有偏愛友和足下交
厚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
喚及時雨宋公明令吳李
充雷橫黑旋風札請足下
不從故意教李逵殺死小
衙內先絕足下歸路便叫
吳先生雷兄如何不出來
請諸只見吳用雷橫出來
望着宋全便拜曰望乞仁

兄怨罪宋全曰雖是你個
兄弟好情意只是忒毒害
我柴進乃功宋全曰我去
則去教李逵見我一面便
去柴進曰李大哥快出來
昭話李逵出來施禮曰休
怪宋全見了大怒便要相
併柴進吳用勸住宋全說
若要我上山只依我一件
事吳用曰便是十件也要
從命畢竟宋全說出那一
件事以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生悲是不獨烏鵲南飛爲南征失利之兆而卽
其醜酒臨江固知其憂必及之耳
人亦有善用古人之交者構樂之歌多引風
雅之句而波公赤壁賦一篇亦取曹操歌中之
意而用之其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卽所謂憂
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其曰哀吾生之須臾卽所
謂譬若朝露去日無多也其曰盈虛者如彼而
卒莫消長卽所謂皎皎如月何時可輟也取古
人之文以爲我交亦視其用之何如其苟其善
用豈必如今人之杜撰哉
尤計之妙欲使敵用我計而敗必有不用我計
而敗者以堅敵之心則焦觸張南之敗是也吳

所以愚揆者連環之計耳焦觸張南敗於無環
之舟使操知不用連環之不利而用連環之志
愈決矣凡計之妙我欲行此計而勝必有不用
此計而亦勝者以杜敵之疑則韓當周泰之勝
是也吳所欲用者火攻之計耳韓當周泰勝以
不火之舟使操知東吳之不必用火而後之用
火乃爲操所不及料矣人但知前卷之敵連環
後卷之燒赤壁爲周郎破曹之事而此卷則似
乎朋友之無當於前後也者孰知乃前後之關
目也耶
火攻之策不但孔明公瑾龐統黃蓋之所知而
亦徐庶程昱荀攸之所知也徐庶不爲操言之

李逵拳打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朱全曰若要我上山殺了李逵出這口氣便罷李逵大怒曰奉泉宋二位衙上將今不怕你朱全發怒又要和李逵厮併三個又勸住柴進暗地曰我有道理且留下李大哥在我這里你們三個自上山以滿屍宋二公之意柴進置酒相待一個臨晚各自兩別與用分付李逵曰你且小心

而攸與豈則為操言之矣為操言之而操亦未嘗不知之矣知之而終不見於犯之其故何哉蓋操知風之不東而不知風之可借知火之不利於南而不知火之可轉於北有回天之人而天亦不可知有助人之天而人亦不可知耳事有與下文相反者又有與下文相引者如操之臨江而歌瑜之觸風而倒此與下文相反者也劉馥以烏鵲之咏為不祥周瑜以黃旗之折為預兆此與下文相引者也不相反則下文之事不可不相引則下文之事不現可見事之幻文之變者出人意外未嘗不在人意中却說龐統聞言吃了一驚急回視其人原來却是徐

在此凡目不可胡亂惹事

徐庶一面冷落庶至此忽然出現統見是故人心下方定回顧左右

等他性定却來請你也請

無人乃曰你若說破我計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

柴大官人入夥三個上馬

皆是你送了也庶笑曰此間八十三萬人馬性命如

投梁山泊來到朱貴酒店

何真是一箇統曰元直真欲破我計耶庶曰吾感劉

使人上山報知晁蓋宋江

皇叔厚恩未嘗忘報曹操送死吾母吾已說過終身

引大小頭目直到金沙灘

不設一謀又將三十六今安肯破兒良策只是我亦

迎接宋公到聚義廳上叙

隨軍在此兵敗之後玉石不分豈能免難君當教我

說誓情宋江便請朱全雷

脫身之術我即緘口遠避矣前以幾十萬生靈為言

橫山頂下寨安插酒席慶

統笑曰元直如此高見遠識諒此有何難哉庶曰願

賀不題且說知府不見朱

先生賜教統去徐庶耳邊說教句妙在不廢大喜

全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

拜謝龐統別却徐庶下船自回江東且說徐庶當晚

路去尋次日人報殺死在

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此始見次日寨

林子裡知府大怒親自到

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此始見次日寨

林子着了病哭不体備棺中三三五五交頭接耳而說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
收歛回府隨即押出公文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
發各處捕捉朱仝却說李逵在柴進庄上住了一月忽見一人齎書急入庄來
柴進將書看了大驚李逵問曰有甚緊事柴進曰我叔柴皇城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妻舅殷天錫要占花園氣病在床急請喚我親去看他李逵曰我與大官人同去如何柴進曰最好遂教收

說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馬騰謀反殺奔許都來一向冷落妙於此處提照果有此事真是快事也無此事亦是快文操大驚急聚眾謀士商議曰吾引兵南征心中所憂者韓遂馬騰耳軍中謠言雖未辨虛實然不可不防徐庶進曰糜家丞相收錄恨無寸功報効請得三千人馬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如有緊急再行告報是防兵劫操喜曰若得元直去吾無憂矣散關之上亦有軍兵公統領之目下撥三千馬步軍命臧霸為先鋒星夜前去不可稍遲徐庶曰帶了三千人又帶了徐庶辭了曹操與臧霸便行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此處明寫一後人有詩曰

拾行李帶幾個庄客望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

曹操征南日日憂 馬騰韓遂起戈矛

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耳房所候柴進自入卧房看視叔也柴皇城放声大哭

鳳雛一畫教徐庶 正似遊魚脫釣鈎

人鞍馬勞頓且省煩惱柴進收淚施禮罷使問緣由

十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明平風靜浪為不文借風神映操令罷酒設樂於大船之上吾今夕欲會諸將天色向晚東山丹上皎皎如同白晝長江一帶

兼官木州兵馬是大尉高俅叔伯兄弟帶妻舅殷天錫牙人都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倚仗姐夫權勢在此

望樊山北觀鳥林四顧空闊如畫心中歡喜謂眾

橫行他見我花園第宅帶官曰吾自起義兵以來與國家除凶去害誓掃清四
 將二三十人逕入宅後看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萬雄師更
 了就要發遣我們出去他願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則收服江南之後天下無
 要來住你叔上說我本企事與諸公共享富貴以樂太平寫曹操驕文武皆起
 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鉄券謝曰願得早奏凱歌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操大
 誰人敢占我住宅那厮不喜命左右行酒飲至半夜操酒酣遙指南岸曰周瑜
 容分訴反被毆打因此受魯肅不識天時今幸有投降之人為彼心腹之患此
 氣卧不起今得賢姪來寫曹操驕天助吾也盈之甚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寫
 家做个主張柴進曰婦人寫曹操驕操心調治叔上小姪和他寫曹操驕又指夏口曰
 理會出來和李逵說知脩心腹之人也言之何儼不是為其坦易劉備諸葛亮汝不料螻蟻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
 細李逵听了大怒曰這厮寫曹操驕好沒道理教他吃我几板寫曹操驕顧謂諸將曰吾今年五十四歲

奔使了柴進曰李大哥

矣如得江南編有所喜昔曰喬公處吾至契吾知其

息怒他雖倚仗官勢我家

二女皆有國色後不料為孫策周瑜所娶吾人執持

有護持聖旨條例李逵曰

銅雀臺於漳水之上如得江南當發二喬置之臺上

條例條倒若遂便得天下

以煥暮年吾願足矣須知孔明之言不是說說言罷

不亂那厮再來只領亂打

大笑唐人杜牧之有詩曰

柴進止曰這是禁城之中

折戟沉沙鐵未消 自將磨洗認前朝

比不得你山寨上李逵曰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江州無為直偏我不曾殺

曹操正笑談間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只怕是操

人正說之間慌張慌忙來

問曰此鴉緣何夜鳴左右答曰鴉見明月疑是天曉

請大官人看視叔上柴進

故離樹而鳴也鴉鳴亦是凶操又大笑時操已醉乃

入到臥榻前城流轉請

取槊立於船頭上以酒奠於江中蒲飲三爵積槊請

柴進曰賢侄轉身不辱祖

宗我今日為股天錫氣死

諸將曰吾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

取槊立於船頭上以酒奠於江中蒲飲三爵積槊請

宗我今日為股天錫氣死

諸將曰吾持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



你可看骨肉之面親負御八塞北直抵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
書往京師告狀與我報冤
九泉之下死亦瞑自言罷
而死柴進痛哭備辦棺槨
挂孝舉哀星夜教人去取
丹書至第三日股天錫騎
匹馬引三十人手執彈弓
遊玩帶五七分酒到柴皇
城室前勒住馬叫裡面管
家出來說話柴進听得穿
着孝服庄來答應那殷天
錫問曰你是他家什麼人
柴進曰小可是柴皇城親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當歌當字多有誤解之者好
當之當乃臨當之當年如當孤當途當場之類言
人生對酒臨歌之詩有幾時哉即人生幾見月當
頭之譬如朝露去日無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忽
一個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又看一青蒿子衿悠悠
我心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皎
皎如月何時可輟憂從中來不可斷絕又一個憂
着無數憂字益集益生
悲已為後文預兆矣
越陌野呼柱用相存劫閑
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
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任柴進殷天錫曰我前日

自此周公
驕盈極矣

分付教他搬出屋去如何
不依我言柴進目前自家
叔臥病不敢移動夜來身
故待來走了搬去那殷天
錫曰放屁我再眼你三日
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出
便將你這厮柳號起柴進
便自直閣休恁這等相欺
我家也是龍子龍孫非比
等閑况有太祖皇帝丹書
鉄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
曰你將鉄券出來我看柴

歌罷眾知之共皆歡笑忽座間一人進曰大軍相言
之際將士用命之時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操視
之乃揚州刺史沛國相人姓劉名馥字元穎馥起自
合肥創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學校廣屯田興治教
人事曹操多立功績夾敘劉馥生平開筆甚妙當下操橫槊問曰
吾言有何不吉馥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
無枝可依此不吉之言也蘇子瞻亦賦亦引此四
其南征而無所得耳
操大怒曰汝安敢敗吾與手
起二槊刺死劉馥醉後驕眾皆驚駭遂罷宴次日操
酒醒悔恨不已馥子劉熙告請父屍歸葬操泣曰吾
昨因醉誤傷汝後悔之無及可以三公厚禮葬之又

進曰見在家裡已使入去
 取了殷天錫喝曰胡說左
 右與我着是打這廝那三
 十人却待要動手李逵已
 在門縫裡看見心中大怒
 便攔開房門大吼一聲早
 把殷天錫推番小馬來打
 一會那眾人看見打得兇
 都走了李逵提起拳頭脚
 尖把殷天錫三頓打死在
 地下柴進便叫李逵速走
 梁山泊去李逵曰我徒去
 連累你柴進曰我自自有丹

撥軍士獲送靈柩即日回葬臨江飲酒橫胡頭詩忽
 然刺殺一人大是役風
 景况隔夜則歌明日
 則泣亦是不吉之兆
 次日水軍都督手玠于禁請帳
 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營旌旗戰具
 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極寫北
 操至水軍忠
 央大賊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
 分五色旗號青黃赤黑日按水火金木土
 水軍中央
 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烏皮左軍
 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極寫水
 馬步前軍紅旗徐
 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
 極寫旱軍嚴整
 以水軍為主故中央有黃旗而旱
 路則無之其餘各分前後左右者按東西南北也乃
 前軍皆用紅旗也
 水陸路都按應使夏侯惇曹洪護
 衛往來監戰使許都張遼九旗之後又有
 三隊嚴整之極其餘驍將

書鈇券護身沒事李逵取
 了隻斧出後門摸梁山泊
 走了不多時二百餘人各
 執刀鎗棍棒圍住柴皇城
 家柴進出來曰我同你府
 裡去分訴眾人却入家裡
 捉行兇黑大漢不見了只
 把柴進綁到州衙內跪下
 知府喝曰你怎敢打死我
 殷天錫柴進叫曰小人是
 柴世宗兩派子孫太祖賜
 有丹書鈇券在家見叔七
 柴皇城病重因來看視不

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插三通各隊伍戰船分
 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寫西北風正與
 後交東風反照各船棹起
 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
 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層層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
 隻往來巡警催督為下文曹操下
 操立於將臺之上
 觀看訓練心中大喜以為必勝之法驕盈
 之甚教且收住
 祈慢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眾謀士曰若非天命
 助我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運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
 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廻
 避不可不防北軍未
 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
 遠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
 之北軍未
 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

幸身故殷直闕却帶三十人到家要趕逐出屋又容
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
分說喝令眾人把我毆打
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
被生客李太救護一時行
哉正與後文周瑜發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提
兇打死逃走高廉曰他是
倘矣老賊未嘗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眾人不及
個庄客不是你喝令如何
操顧諸將曰青徐燕民之眾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
敢打死人你又放他走了
能涉大江之險借操前因作歌賦詩送了一個人只
却來瞞我知府喝教獄卒
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
打二百棍柴進叫曰生客
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
李太救主慢打死人非干
顯批軍亦能乘舟也二人合其所長而爭操視之乃
我事更有大祖皇帝御書
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
如何便下刑法廉曰御書
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
在那里柴進曰已使入去
以性命為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

取來高廉大怒喝曰這廝軍法操曰賊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

只是抗拒官府喝曰左右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月大船何足為奇乞存小

打得柴進皮開肉綻鮮血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牛只今日直抵江南

交流招成令李大打死殷天錫叫取囚枷釘了監下

大年裡殷夫人要與兄弟小成事操曰吾與汝二

報仇殺丈夫抄北柴皇城寫曹操亦焦觸張南欣喜而

家私監禁人口占他房屋甚周密

却諒李逵連夜逃回梁山

泊那朱仝一見李逵大怒

李逵睜眼叫曰我不怕你

未江勸在叫李逵且看我

面與他陪個禮李逵只得探事八報知周瑜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補敘



撇下斧拜了朱仝兩拜朱仝不滿次日又忽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人方纔消氣李遠將柴大官打死殷天錫緣由說了

一徧宋江所罷暫自你自走回連累柴大官官司受刑吳用曰等戴宗回來便知分曉言未畢只見戴宗回報曰小弟去到柴大官庄上聽見人說殷天錫被黑大漢打死見今只累柴大官脩在牢裡性命難保宋江曰柴大官今日有誰如何不救吳用曰高唐州

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為先鋒破敵因黃蓋病故二人權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後文相應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獨披掩心手執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擊韓當船上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攔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裡周泰船出張南挺鎗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卸飛身一躍直躍遇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有比二人之死念令

軍多糧足不可輕敵林花榮秦明李俊呂方

探信連環計之妙而更不疑連環之不可用也殺駕舟軍士眾船飛掉急

郭盛孫立歐鵬劉飛楊雄

回韓當周泰催船趕到北江中恰與文聘船相迎

馬麟曰勝十三位頭領

兩邊優擺定船廝殺却說周瑜引眾將立於山領遙

領馬步官五千做前隊先

望江北水回艨艟戰船排合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

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

序回看交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周泰奮力攻擊

朱全雷橫戴宗李逵張橫

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交聘之敗又在周瑜韓周

張順楊雄石秀十位頭領

二人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回旗

部領馬步軍三千第應當

招麾令眾鳴金二人乃揮掉而回此為南軍第二次

日眾頭領下山望高唐州

北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小寨瑜顧諸將

進發前軍已到高唐州安

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富用何計以破

下營寨高廉所知傳令整

之眾未及對忽見曹操軍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

駐軍馬出城迎敵高廉手

入江中曹操折旗却在周瑜眼中望見救法變換

將寫周瑜旗角拂面先寫曹操軍中折旗

將寫周瑜旗角拂面先寫曹操軍中折旗

真六

真六



下有三百護身軍士房飛梁絕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寫周瑜大笑反正觀
天神兵都是選來的精壯王下文大叫之際忽在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
怎生結束俱見

頭披亂髮

腦後揪一把烟雲

身繫蒲芳

背上藏千條火種

黃抹額眉分八卦

豹皮棍畫安四方

左右列于層雲霧

疑是天逢離紫府

正如月字下雲衢

高廉引三百補兵出城外

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

之際忽在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

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

思一事是何事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

解人必已辨之急救起時却早不省人事終篇又忽作驚人之筆令人疑惑不定正是

一時忽笑又忽叫難使兩軍破北軍

畢竟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所
圖
書

